

典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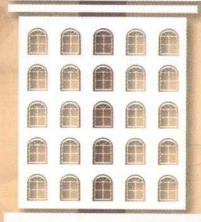
樓上樓下



郭良蕙 著

樓上樓下

郭良蕙 著



樓上樓下

- PUBLISHING : 郭良蕙新事業有限公司
KUO LIANG HUI NEW ENTERPRISE CO., LTD.
Room 01-03, 10/F., Honour Industrial Centre,
6 Sun Yip Street, Chai Wan, Hong Kong.
Tel: 2889 3831 Fax: 2505 8615
E-mail: klhart@netvigator.com
- HONOR PUBLISHER : 郭良蕙 L. H. KUO
MANAGING DIRECTOR : 孫啟元 K. Y. SUEN
DEPUTY GENERAL MANAGER : 黃少洪 SICO WONG
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ESS : 葉歡儀 POLLY YIP
DESIGNER : 陳安琪 ANGEL CHAN
PRODUCTION DEPARTMENT
SUPERVISOR : 黎國駒 K.K. LAI
ASSISTANT : 劉明土 M.T. LAU
PRINTER : KLH New Enterprise Co., Ltd.
Room 01-03, 10/F. Honour Industrial Centre,
6 Sun Yip Street, Chai Wan, Hong Kong
Tel : 2889 3831 Fax : 2505 8615
- 香港總代理 :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
電話 : (852) 2150 2100 傳真 : (852) 2407 3062
Email : 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- 台北總代理 :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縣231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電話 : (02) 2917 8022 傳真 : (02) 2915 7212
- 新加坡總代理 : 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
20 Old Toh Tuck Road, Singapore 597655
電話 : 65-6462 6141 傳真 : 65-6469 4043
- 馬來西亞總代理 : 諾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No. 8, Jalan 7/118B, Desa Tun Razak,
56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電話 : 603-9179 6333 傳真 : 603-9179 6063
- 澳門代理 : 鄭祥記
澳門快艇頭街27號A座地下
電話 : 922035
-

樓上樓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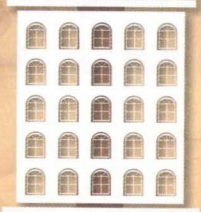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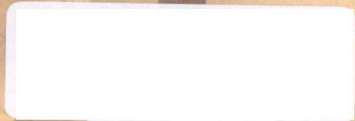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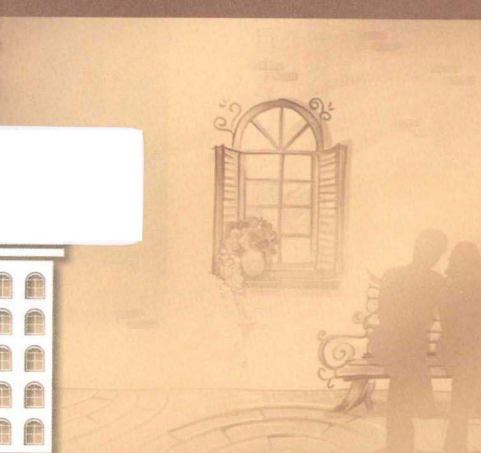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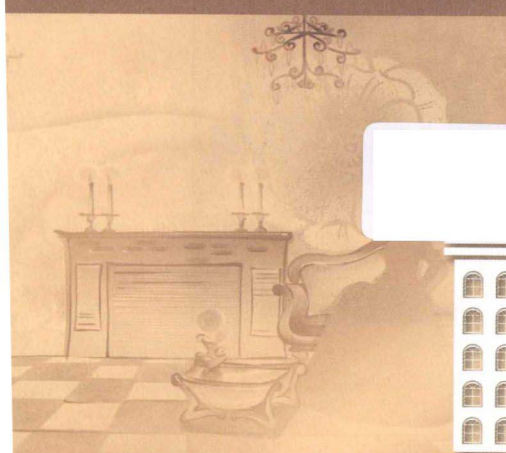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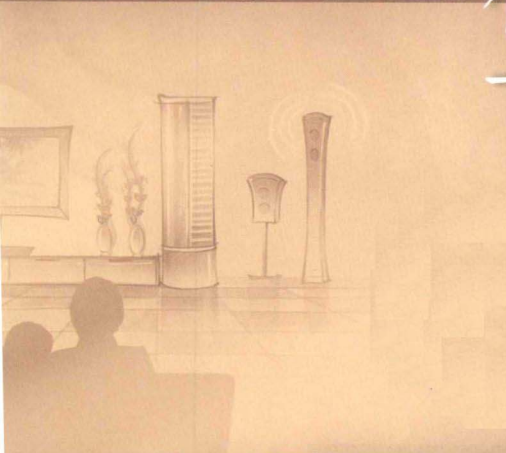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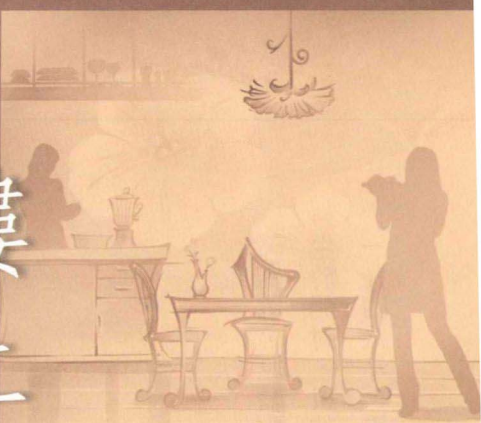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988-8202-89-8 (平裝)

定價 港幣HK\$85 台幣NT\$320

初版 : 2014年3月 (原創於民國53年)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樓上樓下

郭良蕙 著



作者簡介

郭良蕙，原籍山東省鉅野縣，丙寅七月初十（即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，獅子星座），生於開封。自幼沉默孤獨，愛思考，喜藝術，舉凡音樂、繪畫及文學等，皆有志趣。一九四八年，畢業國立四川大學外文系。



一九四九年，來台定居，方始創作小說，出版長篇、中短篇著作共數十部，擅描寫心理、刻劃人生。其『感情的債』、『遙遠的路』等皆暢銷書。而其另一暢銷小說『心鎖』曾遭文藝界團體圍攻，製造冤獄，指令查禁達二十五年之久，如大陸『文化大革命』之自相殘害，此乃台灣之『文化大革命』。

一九七二年，初以尋找娛樂為動機，開始探研中國文物，觸面甚廣，磁盜、青銅、玉器、雜項以及字畫等無不在潛心學習中。且將其感受連續成文，以深入淺出手法，討論人生體驗和哲思。先後出版『郭良蕙看文物』、『青花青』、『文物市場傳奇』等書，其出版前言內云：『經常聽到一些有志於此的朋友，茫茫然不知如何起步，正和我當初徬徨摸索時一樣，因此我更覺得應該把歷年來所承受的甘與苦，一一記載下來，但願對別人有些幫助。』文中說：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必須具備生命感，藝術更加如此，否則便談不上價值。』對人性又說：『人真奇怪！不論對物對人，經常想盡辦法佔有，又想盡辦法放棄。』對人生，更認定：『人生是個馬拉松，某段時期領先，某段時期落後，都屬於暫時性。』

多年，連連列入世界名人錄，足具其努力及供獻。並且，精神長存，為人所懷念。

自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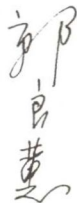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的文字真妙，可以用「無數」代替有數。常有人問我總共寫過多少字？我實在統計不出來，說聲「無數」並非大言不慚。那麼你總共出版過多少本書？對於以上的問題，不能再「無數」了，多雖多，畢竟有個數量，從第一本短篇小說「銀夢」到最近一本「郭良蕙看文物」，少說也有幾十本。我不大重視以往的著作，不論它們給我帶來欣慰或是災難，因為我一直往前奔跑。若干年來，也許我奔跑得太激烈，在天然和人為的障礙中跌得不輕。我常認為寫作可以無師自通，但是如果一開始我既有教練、又有助手，應該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挫折。

寫作之初，我並未對這條路懷有什麼美夢幻想，只因受困於當年的狹小生活圈子裡，必須找一件事做，用來證實自己真正存在，有價值的存在。寫作是藝術表現的方式之一（我更愛音樂和繪畫），足以反映人生，刻劃人性。藝術細胞豐富的人，觸角也特別多，習慣於多方面觀察，總覺得人生有太多無可奈何，只有面對，只有忍受，怨不得，也躲不得。

太多人生活在悲苦中，外在和內在，除了與生俱來的問題，還有由自己製造的種種矛盾衝突。除去天真無邪的童年以及歸於平淡的暮年，性，一直不停在生命中作崇作梗，產生足以破壞和毀滅的力量。但是相反的，也可以稱為生命的原動力，人類之所以不斷創造、興建、繁衍，也就是來自性的激勵和鼓舞。藝術更包括在內。

人都說我的作品悽楚，大約我心底積壓著一種無可名狀的沉鬱，從外表看不出來，只是像暗流一樣不斷沖擊迂迴。受影響於此，我的作品比較注重一些細末的內心活動，好像都微不足道，實際卻形成角色的整個命運。

不能拿「五個手指伸出來不一樣長」比喻子女來比喻自己的作品，心理上我對它們一視同仁，並沒有偏差，雖然進行的時間和階段不同，心情也不同。但只有一個相同處：文責自負。我不敢斷言它們都能被你喜愛，但是你絕不會認為對你是一種浪費。我堅信如此。不論過去，現在，還是未來。



前言

哪兒來的這麼多人？擠，擠，擠，道上的過客猶如雨前的行蟻。

都市在膨脹著。根據統計，出生率遠比死亡率高。由到處都是醫院和藥房證明，人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生命。活下去，健康的；病弱的；年輕的老邁的；快樂的憂愁的；善良的，罪惡的；大家都想辦法活下去。每年的人口有增無減，除了出生額以外，還有多少來自小縣城；有多少來自鄉下，也有多少是海外歸僑，都想在這裡碰運氣，謀發展。街道加多，逐漸向四郊擴充，向空中升高著。

眼界中的綠野被灰色代替了，一幢幢，全是灰色的建築。建築四周開著一排排的方洞，是窗。同一個建築的方洞有著同一種格式，一層又一層，用窗來表示建築的高度。人們抬起頭數著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這是九層樓。

人們的眼光隨著時代放寬了，幾年前，西門町新生電影院的大樓蓋好時，誰不側目視之？好高的樓！好偉大的建築！臺北是從戰後的廢墟裡繁榮起來的。到現在，那種樓

房已不值得一提。難道它變小了？或者變得簡陋了？沒有，改變的不是它本身，是環境。新的一幢幢高樓吸引去人們的注意力，五、六層算什麼？多少個十層相繼而起？如果不是受限制於島居而需要防颱防震的關係，二十層的樓房可能也有人陸續興建。

都市的地皮隨著人口的增多，一步步抬高身價，惟一辦法就是用高樓壓制它。絕少再蓋平房，一層層，只要能領下建築執照，樓越蓋得高越好。樓不但適用於商店，公司，觀光旅館；樓還適用於市民居住。大家的頭腦全進步了，向世界潮流看齊，新興的都市，大大小小不都是層層的公寓？

兩層樓的市民住宅首先出現，三層四層的公寓樓房也逐漸普及。街道在延長，一直伸向郊外。郊外到處都是正在進行的工程，工程落成後，一批批人遷居進去，附近緊接著就有店舖開張；同時也變成小販的集中地；三輪車伙找好固定的碼頭；計程車也不斷地在這一帶徘徊著找顧主；巴士新設了招呼站；郵亭在需要中也成立。街道繼續延長，過一段時期，郊區又變成了市區。

都市在日新月異的演變著，一切都有改進。自然建築也包括其中。在經濟上，減輕居

住人的負擔，設法向銀行貸款，分幾年付清；在技術上，豎著「本工程使用國際專利英國偉羅森工程施工」等等，註明防水、防濕、防潮、防震，似乎所有的優點都具備了。

五層樓的公寓住宅，上上下下可以不使用電梯。二層最適中，爬到三層，腿有點發酸；到第四層，得歇歇氣；四到五，不過差十幾個台階，一步步數著，也不要半分鐘，爬上去以後再喘息吧！

公平待遇，住在高處，勞動了體力，可以節省幾文，每高一層價廉一成。住在高處的並非完全為了省錢，有人說越高空氣越好，有人說爬樓梯可以鍛鍊體力；有的更認為登高眺望是視覺享受。

總之各有各的理由。公寓完工以後，每層都沒有空閒著。很快的，商店林立，小販雲集。公寓大樓的外觀很適於居民的經濟水準和社會地位，雖沒有人專門作調查和統計，但是大致可以算出來，如果沒有相當的收入，是沒有力量立足於此間的。商人最敏感，很懂得這一個區域需要些什麼來配合生活，飯館開幕了，拍賣行、乾洗店、美容室、食品公司，樣樣俱全；小規模的菜場，每天有鷄鴨魚蝦供應。

五層的安樂大樓，一幢連一幢，一排對一排。外表統一即美觀，格式是一樣的，同樣

的門，同樣的窗；各家抱著閉關自守政策，門永遠是關著的，窗上也以各色窗簾擋住人的視線。如果人生如戲劇，那麼每個家庭都是舞台，只是關閉的門和遮擋的窗使外面的觀眾什麼也探望不到。偶而也有走露的消息以及掩飾不住的形態供人加以渲染。閒來無事時，店舖的老闆和老闆，車伕和車伕，女傭和女傭，三口兩口在一起聊天；哪一家的男主人是退職的省主席，哪一家的女主人是靠交際吃飯的；甚至哪一家的太太為了麻將失和而站在路上破口大罵；哪一家的先生為了貪污最後東窗事發。

大樓裡，多數的人生是正常的。正常的另一解釋是平凡，也是平淡的。在這平凡和平淡之中，卻制止不住內心掀起的陣陣風浪；也制止不住行為時時越軌。

建蓋大樓的目的，是給人居住的，人將自己的歡笑和悲哀帶了進來。他們上演不需要觀眾的戲劇，隨著心意去進行，多少有點任性，多少有點盲目；他們往往在開場以後，不知如何告終。

比起高大的建築，個人是渺小的，然而生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圈子裡，每個人感到自己的重要。

每個人可能都認為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，惟有一件完全公平：每個人的每天都

有二十四小時。只是相同的時間在不同的支配下，就變得不相同了。

每個人的知覺也是相同的，都願意自己多些快樂，少些煩惱，卻不知當快樂存在時，常被忽略掉，而有些煩惱卻是親自尋找到的。

每個人的生活程序也大致相同的，一日三餐，乏累時就要睡覺。不過在飲食起居之外，根據環境的差異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希望和要求。

生活，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可是能夠把生活處理得很愉快的太少，而失敗的居多。

郭良蕙







在路口上，瑪莉袁就吩咐車停住，趁著司機找零錢，她舉目張望著；看這一片建築的外表，想必是住家的好地方。

下了車，瑪莉袁又張望了剎那，才邁開腳步。她走得很快，但目光裡卻帶著猶豫，顯然她對這一帶是陌生的。她的右手挽著皮包，走路時她的左手應該擺動得很自然，可是看起來卻有點僵硬，為的是她把手捏得很緊，有一角白色的東西露了出來，像是手絹，卻不是手絹，她打開看了一遍，原來那是一張寫著地址的紙條。

其實不用再看，她也記得上面寫的一行字「安樂大樓 A 十二號五樓」。安樂大樓好像很著名似的，喊車的時候，向司機一道便知。現在，瑪莉袁正迅速地往前走，她毋須向人探問，只憑自己的眼睛，便可以尋找出註明 A 的那排樓房在何處了。